



感謝

文・照片提供／林招松（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教授）

回想自己一路的求學過程，從懵懵懂懂的鄉下農家子弟，到飄洋過海到美國取得博士學位，我由衷地感激在我三個重要的轉折點所遇到的多位恩師。

民國 72 年到台大機械系就讀，是我第二次到台北。與潘永寧教授的師生之緣開始於大四那年。大四上學期，我修了潘老師的「鑄造學」，被學理與實務的內容所吸；在通過機研所入學考試後，終於有幸進入潘老師的實驗室學習。潘老師在研究設計與進行上，會親自到鑄造工廠教我們

造模、熔煉與澆鑄，在研究經費上給予充分與彈性的支援，在修課選擇上給予適當的指導與尊重（我在材研所修了 24 學分的課）。除了專業的教導外，老師每學期都會請實驗室的成員到家裡吃飯，此時，我都能體會到健談師母的殷切關心，而這樣的關心直到我畢業後都還持續著。記得民國 83 年，當時我正在美國西北大學材料所攻讀博士學位，老師與師母專程到芝加哥來看我，當時屆臨畢業前夕，我已持續寄台灣的求職信一年，但全都沒有好消息，沮喪的心情自不在話下。師



■ 2006 年 8 月攝於清境農場潘教授 55 歲生日聚會，前排中坐者為潘永寧教授伉儷，前排右 1 為作者。

母知道這狀況後就鼓勵我：「我不知道老祖宗說的一分耕耘一分收穫是否正確，但我在你們老師身上確實看到這個事實」。師母的鼓勵不僅讓我對暫時的不順遂得以釋懷，直到現在我更能深刻體會到「一分耕耘，一分收穫」的真諦。

引導我從機械工程領域進入材料科學浩瀚的學海，台大材研所的幾位恩師可稱得上是最重要的引航員。張順太教授授課有完備的學理與應用實務，尤其是其在鋼鐵產業界的實務視野，更影響了我後來博士學位研究方向的選擇。另外，張老師在期中、期末考後會請修課學生到當時小福2樓的「卡歐佳」吃牛排，除了關心我們課程上的學習外，同時一一瞭解我們未來的規劃。說實在的，修張教授的課，期中、期末考變成是快樂的期待。顧鈞豪教授的「冶金熱力學」與「冶金動力學」奠定了材料基礎理論，也領略了嚴謹教學對一個學生紮根的重要性。此外，吳錫侃教授與王文雄教授所教授的「電子顯微鏡學」是我上過最重的課，但因為這個課紮實的內容，使得我在西北大學僅花了一星期學穿透式電子顯微鏡的操作，就能勝任該課程的助教；連我的指導教授都能認同與讚賞台大教育的完整與紮實。

民國78年機研所畢業後，80年9月到了西北大學材料系 Meshii 教授實驗室攻讀博士。有了台大完整的大學與研究所訓練後，我一到 Meshii 教授實驗室就能開始從事自己博士論文的研究。2個月後第一次group meeting報告，我就報告了自己的研究成果；Meshii 教授以驚訝的口吻說：「一般的學生在前幾次的報告中大概都會報告文獻探討，鮮少有人在第一次就報告實驗結果」。然而後來



■ 1992 年聖誕節攝於 Meshii 教授家，前排中坐者為 Meshii 教授，其後站立者為 Meshii 教授夫人，前排左 1 為作者。

研究工作遇到了瓶頸，將近一年實驗都沒有進展。此時，Meshii 教授跟我說了一個 Goose Chase 的故事，他說：「有一個人下指令叫另外一個人到湖中捉一隻鵝，接受指令的人在一番努力後，卻仍空手而歸。此時，下指令的人說這也許不是你的錯，可能那個湖中並沒有鵝」。這就是我的指導教授，一個看得到學生的努力，沒有學術的狂妄與自大，能修正自己研究策略的教授。沒有他的持續鼓勵與支持，我應該無法完成此一博士論文。

我覺得自己是個幸福的人：潘老師、師母就像父母親般給了我溫暖支持的力量；材研所諸位老

文轉 15 頁

林招松 小檔案

民國76年畢業於本校機械工程學系後，進入該系研究所就讀。78年研究所畢業後於80年赴西北大學材料系攻讀博士。83年取得博士學位後，隨即任教於大葉大學機械工程學系，而於91年轉任本校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迄今。